

中国文学名家名作鉴赏精华

# 纳兰性德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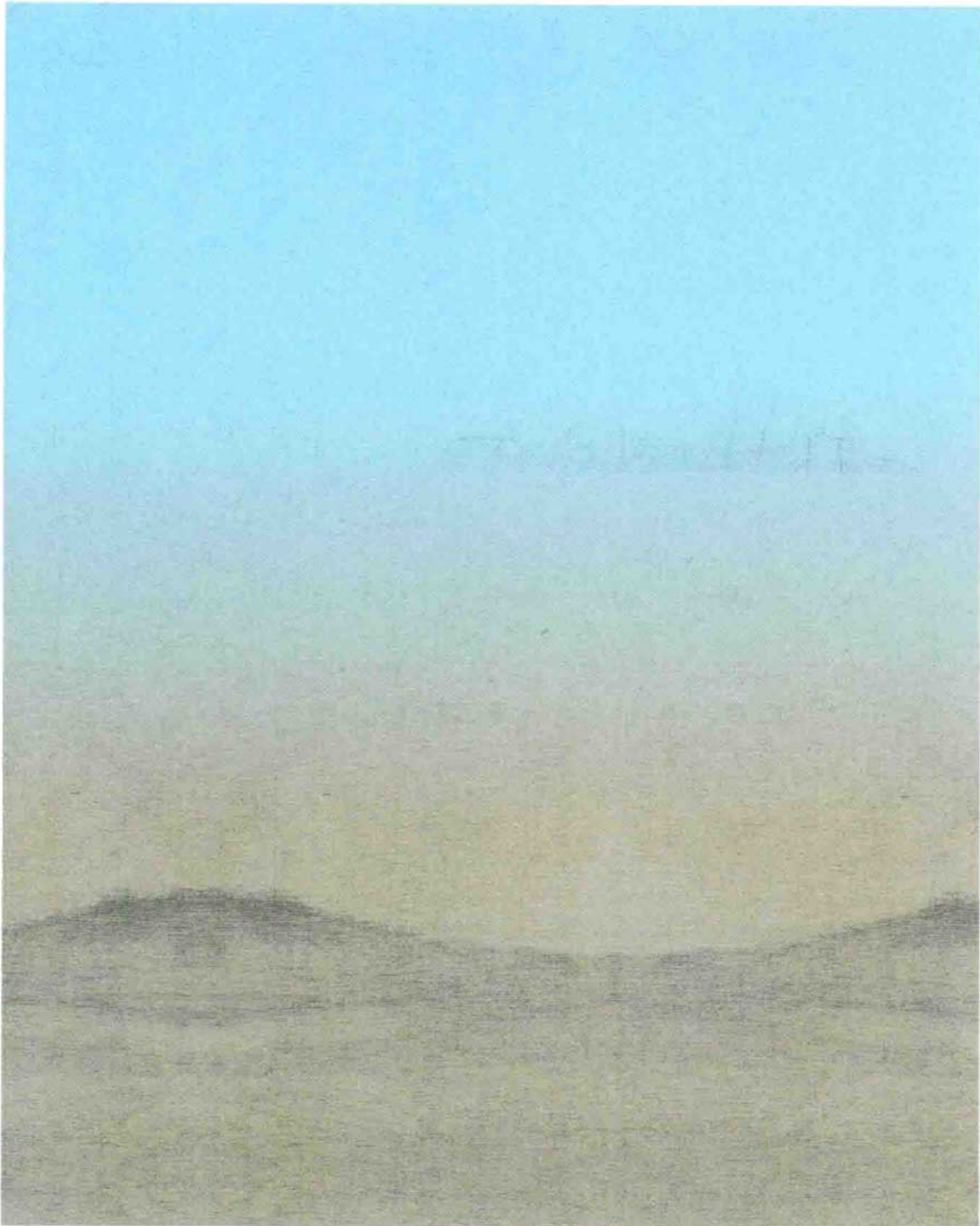
## 鉴赏辞典

主编

胡晓明

曾庆雨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架建议：文学鉴赏

ISBN 978-7-5326-5987-6



定价：68.00元

[www.cishu.com.cn](http://www.cishu.com.cn)

中国文学名家名作鉴赏精华

# 纳兰性德词

鉴赏辞典

主编

胡晓明

曾庆雨

上海辞书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兰性德词鉴赏辞典 / 胡晓明, 曾庆雨主编.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22  
ISBN 978-7-5326-5987-6

I. ①纳… II. ①胡… ②曾… III. ①纳兰性德(1654-1685)-词(文学)-文学欣赏-词典 IV.  
①I207.23-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199299 号

---

---


---

# 纳兰性德词鉴赏辞典

胡晓明 曾庆雨 主编

---

责任编辑 吴艳萍  
装帧设计 姜明  
责任印制 楼微雯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辞书出版社® (www.cishu.com.cn)  
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 159 弄 B 座(邮政编码: 201101)  
印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159 000  
版次 2023 年 6 月第 1 版 202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26-5987-6/I·524  
定价 68.00 元

---

---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电话: 021-37910000

# 《纳兰性德词鉴赏辞典》

主 编：胡晓明 曾庆雨

撰稿人：（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晶 史笑添 冯坚培 成 玮  
李博衡 沈喜阳 张思桥 赵亚男  
赵虎威 倪春军 徐俪成 彭 爽  
韩立平 曾庆雨







## 前言

词体产生于唐，发展于五代，盛行于宋，中衰于元明，复兴于清，此大体为学界对词体发展史的共识。如果说在词体极盛时期的宋代举一位读者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词作者，则“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柳永或为其首选；而在词体复兴时期的清代，无疑是人称“家家争唱饮水词”（曹寅《题楝亭夜话图》）的满族词人纳兰性德。柳永之影响主要在其当时，纳兰之影响则至今不衰。

纳兰词流行之广与影响之深从其接受史中可见一斑。自初识顾梁汾乃赋《金缕曲》为乐师竞相传抄而一举成名之后，纳兰词即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饮誉清初词坛，与当时最负盛名的陈维崧及朱彝尊鼎足而三。此后不断得到谢章铤、谭献、周稚圭、胡薇元、丁绍仪等词论家的一致称道，特别是在得到近代词论大家况周颐和王国维二人的极力揄扬之后，纳兰的词坛地位更是被推崇到“国初第一词人”（《蕙风词话》），乃至“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人间词话》）的高度。纳兰词不但在其当时既已风靡一时，引得“海内名为词者皆归之”（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而且不断被后来人有意无意地心追手摹，或袭其字句，或用其意象，或效其风神，一些名家词中也常可见到纳兰词风不同程度的投影。直到今天，纳兰名

句如“人生若只如初见”(《木兰花令·拟古决绝词》)、“当时只道是寻常”(《浣溪沙》)、“一片幽情冷处浓”(《采桑子》)、“我是人间惆怅客”(《浣溪沙》),等等依然传诵众口,被一些人用作网名乃至书于书名。纳兰词以其善于言情的特点,尤其令年轻的文学爱好者格外迷恋,其人也定格为痴情公子形象,与多情浪漫的藏族诗人仓央嘉措一并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情圣”级偶像。

纳兰词之所以产生如此广泛且持久的影响,与其人其词的独特魅力有关。

## 一

先看其人。

纳兰性德(1655—1685),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一生以词名,尤长于小令。就其时代而言,纳兰主要生活于清康熙朝的前中期。此时各地抗清斗争逐渐平息,平定三藩之后,清政权益加稳固,政策也逐渐从武力镇压转向尊经崇儒,休养生息,全国呈现出一派承平景象。就其出身而言,纳兰之父明珠历任内务府总管、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傅等职,权倾一时,属于典型的满洲新贵。就其仕途而言,纳兰十八岁中举,二十二岁中进士,随即成为康熙帝贴身侍卫,出入扈从,眷注有加,在一般人眼

中可谓“少年得志”。如果仅从这些外在条件来看，纳兰性德显然属于既“富”且“贵”的承平公子，理应平稳地度过花间马上、养尊处优的一生。但耐人寻味的是，纳兰的性情禀赋中却表现出与其身份处境相矛盾的某些特质。

虽生长于炙手可热的家族，纳兰却在很多方面对“冷”情有独钟。作为满洲新贵，康熙宠臣，纳兰并没有丝毫志得意满与浅薄虚骄之态，反而不时流露出对盛衰无凭与兴亡无定的深长感慨，仿佛名利场外的冷眼旁观者。他写香，偏爱幽韵冷香，如“一片冷香惟有梦”（《梦江南》）、“冷香萦遍红桥梦”（《采桑子》）；他写花，偏爱冷香之花，如“不及芙蓉，一片幽情冷处浓”（《采桑子》）、“还留取，冷香半缕，第一湘江雨”（《点绛唇·咏风兰》）。对于季节，他认为“情在冷香深处”的“晚秋”比春天更胜一筹（《御带花·重九夜》：“晚秋却胜春天好，情在冷香深处。”）。对于富贵，他“虽履盛处丰，抑然不自多。于世无所芬华，若戚戚于富贵，而以贫贱为可安者”（韩菼《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神道碑铭》）。之所以如此，并非鄙薄富贵本身，而是唯恐被富贵所“荼毒”。在《野鹤吟赠友》一诗中，他自道富贵在其心中的无足轻重以及不得不厕身宦海的无奈，“仆亦本狂士，富贵鸿毛轻。欲隐道无由，幡然逐华缨”；他赞美雪花：“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采桑子·塞上咏雪花》），道出自己对雪花的喜

爱并非源于外在的吸引,而是根性的相投——清冷高寒的冰魂雪魄自不属于繁华竞逐的名利场;他与顾梁汾一见如故,在赠给对方的《金缕曲》中自我剖白道:“德也狂生耳。偶然间、淄尘京国,乌衣门第”,认为自己生于高门望族纯属偶然;对于爱情,他虽处温柔富贵之乡,得到众多女子青睐,却不喜欢倚红偎翠的生活,而是“花丛冷眼”(《减字木兰花》),情有独钟;对于友情,他与“达官贵人相接如平常,而结分义,输情愫,率单寒羸孤侘僚困郁守志不肯悦俗之士。其翕热趋和者,辄谢弗为通”(韩菼《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神道碑铭》),热世俗之所冷而冷世俗之所热,轻世俗之所重而重世俗之所轻,也正是源于其不以世俗利害与世态炎凉为转移的准则。纳兰《又赠马云翎》诗曰:“物本相感生,相感乃相亲。”“相感”即性情的投契,发自内心而不假外求。君子处其实而不处其华,务其内而不务其外,这自然属于十分可贵的品质,体现于贵介公子身上则尤为难能。

如果辩证来看,纳兰之“冷”其实只是对抗世俗之“热”的一种方式。这种冷,并非因身份尊贵而自视不凡的矜重高冷,也并非不识民间疾苦的麻木冷漠,而是一种与奔竞相对的淡泊,与狂热相对的冷静,与躁动相对的清明。大凡热衷名利者多趋炎附势之辈,淡泊自守者必难冷难温之人。趋炎附势者,凡事以利害为转移,一旦所趋附对象运

去势衰，则瞬息翻覆，炎凉之态毕呈。难冷难温之人则相反，千金一诺，绝不轻许，一旦成言订交，则终生不易。纳兰之“冷”，正是与这种易热易冷之人相对应的难冷难温。若以其难温便以其人为冷，则徒得表象。在其冷静超然的外表之下，其实蕴蓄着炽烈深沉的感情。其所积也厚，故所持也久。他与原配卢氏伉俪情深，卢氏病亡后始终难以释怀，悼亡之作达数十首之多。他对朋友古道热肠，甚至兼及友人之友，他怜悯顾贞观之友吴兆骞以俊才而久羁塞外，力赎而还之。待吴死后，又为之完其丧，可谓不遗余力，有始有终。其《采桑子》词曰“一片幽情冷处浓”，《浣溪沙》词曰“收取闲心冷处浓”，其闲淡之外的浓郁，幽冷背后的炽烈，正是了解纳兰其人其词的一个切入点。

纳兰其人的魅力还与其敏感忧郁的气质与天才早天的命运相关。

纳兰的忧郁气质首先源于他敏锐善感的天性。人之赋性不同，即使处相似境遇，粗疏者寡忧而敏感者多愁，其中尤为善感者，仿佛生来即被一种挥之不去的生存悲剧体验所包围，天地茫茫，五中无主，触绪纷来，万感无端，是所谓“古之伤心人”。纳兰正是这样一位别有怀抱的“古之伤心人”，他多次在其诗词中提及自己多情善感的个性：“予生未三十，忧愁居其半。心事如落花，春风吹已断”（《拟古四十首》其十三）、“予本多情人，寸心聊自持”（《拟古四十首》

其十五)、“我是人间惆怅客”(《浣溪沙》)。禀有这种与生俱来的忧郁气质之人,即使不遭遇重大人生变故,也容易见花落泪,对月伤怀,在随机触发的某种情绪中怅惘低徊,不能自己。“自然肠欲断,何必更秋风”(《临江仙·塞上得家报云秋海棠开矣赋此》)、“只落得、填膺百感,总茫茫、不关离别”(《琵琶仙·中秋》),二句虽为具体情事生发的感慨,却也颇能概括纳兰天性善感且感慨无端的个性。

如果说纳兰忧郁的天性是造成其词之凄清哀婉情调的内因,其后天际遇中的双重挫折则使这种情调得以强化。

一为仕途压抑。

纳兰留给后人的印象虽大体为温润如玉、感伤多情的公子形象,其皇帝贴身侍卫的职责也注定他只能做一个矜慎恭谨、临深履薄之人,但其人内心深处实则颇有闲淡野逸、轻狂不羁的一面。他不止一次借咏物或拟古间接表达出自己深受羁縻的痛苦与对自由天地的向往。其《嵇叔夜言志》曰:“予生实懒慢,傲物性使然。涉世违世用,矫俗迁俗欢。金羁非鹿饰,丰草意所安”,以嵇康口吻委曲道出自己的人生理想在长林丰草而非玉勒金羁。《拟古四十首》其二十六曰:“宛马精权奇,歛从西极来。蹴蹋不动尘,但见烟云开。天闲十万匹,对此皆凡材。倾都看龙种,选日登燕台。却瞻横门道,心与浮云灰。但受伏枥恩,何以异驽骀。”此首通篇咏马,先写此马来历不凡与所向披靡的英

姿,再写其对真正知遇的期待与希望落空的黯然,最后写其不得施展,只能接受豢养、默默死于槽枥之间的不甘。杜甫《高都护骢马行》诗曰:“雄姿未受伏枥恩,猛气犹思战场利。”恩宠的代价是失去自由,凡马或许甘愿为得到豢养的恩惠而放弃自由,但天马则为此倍觉摧伤。虽是写马,却也流露出个人的隐衷。《拟古四十首》其三十九中,纳兰更是直陈道:“吾本落拓人,无为自拘束。倜傥寄天地,樊笼非所欲。嗟哉华亭鹤,荣名反以辱。”在他人看来无与伦比的恩宠,在纳兰看来则无异于不可逾越的牢笼。如果说因迫害而铸成的牢笼尚可通过反抗来争取突围,以恩遇而铸成的牢笼则连反抗都无法明言,所以格外令人气沮。

## 二为婚姻挫折。

纳兰禀有婉转多情的词人心性,对爱情自然较之常人更为细腻的心理体验与更为高远的理想追求。而且夕承弼的扈从生涯也使他在怵惕惟厉、敬慎勤密的高度紧张之余,愈加希望能在良缘佳偶的相知相守中得到一定的心理补偿。命运也确曾给予他格外眷顾,妻子卢氏婉变端庄,知书明理,与纳兰同心相契,琴瑟嘉通,二人婚后曾有过“绣榻闲时,并吹红雨;雕阑曲处,同倚斜阳”(《沁园春》)的闲适温馨岁月。怎奈婚后三年卢氏即病逝,是以纳兰“悼亡之吟不少,知己之恨尤深”(叶舒崇《皇清纳兰氏卢氏墓志铭》)。美好事物得而复失的失落远甚于从未得到的痛

苦,痛失闺中知己给纳兰造成无可弥补的心灵创伤,这种绵绵长恨终其余生都未尝消解,也使其词中的哀婉之音愈加凄厉。

敏感忧郁的气质或许是造成纳兰早逝的重要原因,而无论古今中外,天才早夭又忧郁敏感的诗人文士总令读者格外怜惜。在中国,从为国事痛哭流涕长太息的贾谊到年方弱冠即已“一心愁谢如枯兰”(唐李贺《开愁歌》)的李贺,再到近现代“九年面壁成空相,万里归来一病身”(苏曼殊《东来与慈亲相会忽感刘三天梅去我万里》)的浪漫诗僧苏曼殊与“毕生行径都是诗”(蔡元培挽徐志摩联)的新月诗人徐志摩;在西方,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济慈到俄国浪漫主义诗人普希金,皆如流星划过夜空,早逝使其形象永远定格在人生的美好阶段,读其诗而想见其人,读者往往既怜其才,复悲其寿之不永,对其作品的欣赏也便同时伴随了对其人的深长惋惜。

## 二

既论其人,再看其词。

纳兰工诗而尤善填词,《饮水词》独步清初词坛,于阳羨词派与浙西词派之外一枝独秀,首先与纳兰其人的才性以及对其词体的态度有关。他曾自言“性喜作诗余,禁之难止”

(徐乾学《通志堂集序》),凡事基于性分者较之基于习染者为深,词笔、词才或可通过学力积累及创作训练而得,唯词心则得于天分者独多,纳兰正是颇具词心的一位作者。心性既与词体相宜,纳兰对词体的态度也颇为郑重。他不似很多受轻视词体之传统影响较深的文士那样,视词为“诗之余”的小道末技,而是将词视为与诗迭兴的一种文体,并将词之源头上溯风骚,认为词中香草美人的外在形态中可以有意味深长的寄托。为此,他称受欣赏力局限而不能透过表象洞悉词体幽微之旨的人为“俗眼”(纳兰性德《填词》)。他不但性喜填词,而且亲操选政,“自唐、五代以来诸名家词皆有选本”,辑成《词韵正略》一书(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作者天分既高且态度郑重,是《饮水词》能取得不凡成就的首要原因。

《饮水词》的脍炙人口还与其声情婉转、流美动听的音韵格律有关。就选调而言,纳兰多选小令中的《梦江南》《采桑子》《浣溪沙》《蝶恋花》《菩萨蛮》《清平乐》《虞美人》《临江仙》及长调中的《金缕曲》《念奴娇》《沁园春》《水调歌头》等常调,这些词牌大多平仄协调,少有拗句,读来朗朗上口,与近体诗格律相近,却又因句式参差,在保留了近体诗之流美声调的同时,兼具长短句的变化错落之美。选择这类词牌,作者创作时就不必花费太多心思去安排声韵格律、句法章法,吐纳之间,情韵挟声韵而出;读者欣赏时,情